春联里的浪漫主义

文/余嘉

华人过春节,无论人在何方,都会要贴春联,大年三十,家家大门上一对绵绵长长的红红火火。春联,又叫“春贴”、“门对”,也有人泛称其为“对联”,是中国人用以辞旧迎新、抒发新年美好企盼的重要载体和特有形式,看起来极乡土,其实具有着极其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。

作为迎春的使者、新年的宣言,春联的撰写在符合对联格律形式的要求之外,还须强调内容的吉祥喜庆、生机勃发,例如,有一则传统春联“春满人间百花吐艳?福临小院四季常安”。又因春联还用来新年祝福祈愿,从事某些行业的人家,也会在内容中体现自身职业特质,如“日子红火腾腾起?财连亨通步步高”通常是商户使用,而“精耕细作丰收岁勤俭持家有余年”就适合于耕读之家。

有种说法认为,我国的第一副春联出自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之手。孟昶在位期间生性奢侈,好大喜功。乾德二年除夕夜,孟昶在宫中大宴群臣,虽然身边有妃嫔、臣子团团簇拥,他还觉得不够热闹,就令学士辛寅逊在桃符上题联语以志喜,准备挂在自己寝宫的门口。然而辛寅逊思来写去,孟昶总觉不满意,索性自己提笔挥毫,于桃符上书写了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两句。根据《蜀□杌》记载,这件事发生在“蜀未归宋前一年岁”,也就是说,孟昶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“纳余庆”、“号长春”的愿景,但是即便再来一次,他在桃符上所写的联语,也必然是喜庆吉利,而不会是沮丧绝望。

通观我们所见的春联,如:“春花含笑意爆竹增欢声”、“一帆风顺年年好 万事如意步步高”、“春满人间欢歌阵阵 福临门第喜气洋洋”句式字数不同,使用者生活状态各异,但内容的倾向性惊人的一致:皆表达着对美好的向往,而且放眼高远、态度坚定,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。

而“春联”的正式命名,也源于一个皇帝。清代学者陈云瞻《簪云楼杂记》中记载:“春联之设,自明洪武时,除夕,传旨公卿、士庶之家,门上悉加春联一对,帝微行出观,以为笑乐”。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,定都金陵后,为庆贺开国,就在除夕传旨,要求公卿士庶门上都须张贴春联,自己则在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行,赏联观景。“春联”由此得名。同样是《簪云楼杂记》中记载说,当朱元璋走到一户劁猪人家,得知他们因无人会写而正在发愁,便命人取来纸墨,当场为屠户题下一联:双手劈开生死路,一刀斩断是非根。这一联对得工整,亦符合室主人的职业特征,端的是妙趣横生。无论真实与否,让皇帝在大年初一和最底层的劁猪匠共话新年,显然体现了人们对君臣得宜、政治清明的社会期许,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封建制度下,不能不说是十分浪漫的理想了。

由春联喜庆吉祥的这个特质中,还衍生出一件趣事。传说,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某个年终岁尾之时,写了一副春联让家人贴在大门上,不料,因为王羲之书法名闻于世,这春联是贴一副、就被偷揭掉一副,眼看已是除夕,左邻右舍都贴上对联,唯独自己家门上空空如也,王家人急得团团转,王羲之却微微一笑,又提笔写了一联:“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”,让家人放心去贴上。夜间果然又有人来偷,可借着月色一看,这副对联写得大不吉利,根本不能用,来偷揭的人只好叹口气,又趁着夜色溜走了。初一早晨天刚亮,王羲之亲自出门将昨天的对联又分别补上半截,大家一看,变成:“福无双至今朝至 祸不单行昨夜行”。围观众人看了,齐声喝彩。

且不说王羲之的时代有无这样成熟的春联样式,单就除夕夜根本看不到月光而言,这个故事也是后人托名伪作的可能性大。但老百姓们并不在意,反而对此津津乐道,不能不说是春联精巧的文学形式,和借“福至”“祸离”等词所表达的欢喜、期盼的心情,让人们宁愿乐呵呵地相信。所以,无论现实中境遇如何,春节贴春联中的浪漫主义必定是坚定不可动摇的了。

恪守工匠精神的老人

文/刘卫

每当我从巷口那个狭小的平房前路过时,总是看见一位清瘦的老人挥动着小锤敲打着马口铁皮。“膨膨,嗵嗵”,很沉闷的响声传入耳膜,不疾不徐。它和沿街叫卖小贩们的吆喝声夹杂在一起,组成了现代都市一角特有的交响曲。

那天下班后,气温骤降,寒气逼人。我特意在老人的身边逗留了一会儿。那间沿巷口边墙临时搭建的低矮平房是老人的“蜗居”,顶棚是用石棉瓦搭盖的。站在逼仄的小屋内,不时有冷风钻进来,让人不由得打起了寒噤。老人盖的是一床不太厚的旧棉被,好在他身边总是放着一个蜂窝煤炉,除了在上面烧水和做饭外,炉膛里散发的热量给老人带来了几丝温暖。

我蹲下身和老人交谈起来。他说自己来自一个偏僻的山乡,这敲马口铁皮的活还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手艺。以前,城里人生活上大都很节俭。那家的铝水壶坏了,铁皮桶掉了底都会找他修理。现在的中青年人过日子大手大脚,用坏了东西就直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。

这些年,他根据都市人生活的变化,开始学着做拱型凉棚,鱼贩子用来装鱼的水槽,还有铁皮报箱,以及开餐馆用的抽油烟管道。由于整条街上就他一人做这些活,偶尔接到单位定做的蒸饭槽等大宗“生意”时,他觉得浑身是劲。一丝不苟地加工完后,机关和学校的人都很慷慨,价给得高。此时,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

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,乡下有一个儿子,但他和儿媳处不好,只好进城,租了现在的这个小屋,靠手艺养活自己。不过,在这里念大学的孙子倒是挺孝顺,每逢双休,就会来看他。他现在挣的钱,几乎有一半补贴给了孙子。以后等他有出息了,还指望着能享享清福呢!

第二天,我从家里清理了一床旧棉絮和一些生活杂物送给他。接过棉絮时,老人浑浊的双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。他连声称我是好人,许诺我们家要有这方面修理的活,他免费给做。以后,再从巷口经过时,老人总是巍巍站起身,跟我热情地打着招呼,聊聊家常,我们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“膨膨,嗵嗵”,敲铁皮的声音里承载着都市巷口老人生命的全部。他孤独地敲着,不知疲惫地敲着,恪守着手艺人的工匠精神。那单调乏味的声音中带有几丝苦涩,但也蕴涵着他对生活抱有的一份希望。

鱼冻子

文/江初昕

鱼日常皆可食,或煎或煮,热气腾腾中享受鲜鱼的美味。而味美鲜香的鱼冻却只有在寒冷的冬季才能吃到。天气晴好的日子里,村里的青壮年早早来到水塘边开闸放水。年轻人全然不顾冰冷刺骨的水,拎起网兜跳下鱼塘里,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鲜鱼就从鱼塘里抛上岸来。村里的几个当家人把鱼过称称好,再各家均分。大家拿到新鲜的鱼儿,当即剖肚去鳞腌制起来。

等到鱼塘里的大鱼捞完以后,该是我们小孩上场的时候了。只见同伴脱掉鞋袜,挽起裤脚,迫不及待跳下鱼塘里。捞鱼的工具各式各样:有竹箕、戽斗、当然更多的是赤手空拳。一双手在泥巴中四处乱摸,果不出所然,一会儿就摸到了一条小鲫鱼。正四处乱摸中,猛感觉到脚底下一阵窜动,遂急忙下手按住,掏出来一看,原来是一条鲶鱼。随着更多的同伴加入,鱼塘被翻得底朝天。大家忙活了大半天时间,都有所收获。只不过都是些小杂鱼,大家拎着捕获的小鱼满载而归。

这样的小杂鱼最适合做水晶鱼冻了。把这些小鱼逐一清理干净后,随手抓了一把盐把鱼腌上,半晌功夫,就可以生火着手烧制鱼冻。先将食用油热锅后,逐个把小鱼投入锅里。所谓“茶要泡,肉要炖,鱼要煎”就是这个道理也。煎鱼,需要耐心和细心,不能多翻、早翻,不能迟翻了烧焦,所谓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,要义就在这里。煎鱼,能保持鱼的形状,是技术活。煎好鱼,鱼的腥味基本去除,小鱼刺的问题也基本解决。煎得好的小鱼,烧熟后,穿条一类,“骨肉”分离,成为两片,小鱼刺都酥软了。用热油贴锅煎,不仅增香,更为去腥,所以是关键的一步。煎至金黄色后,加入适量的清水,接着放葱姜蒜,倒入黄酒少许,盖上锅盖,小火焖煮几分钟。看到氤氲升腾的蒸汽,听到锅中“咕咕”的作响,鼻翼间闻到一股浓郁蔓延鱼香,这也算是烹饪带来的一种享受。等熬出乳白色的鱼汤即可出锅。把熬制好的鱼汤盛在瓷白色的碗中,热气散去后,就可以端放在敞开的露台上。过上一个夜晚,碗里的鱼汤就自然凝结,成为水晶鱼冻。水晶鱼冻透彻见底,剔透的鱼冻鱼把煎至焦黄的小鱼包裹其中,透过透明的鱼冻依稀可见鱼尾轻划,鱼鳍微张,宛若鱼儿栩栩如生游弋于水中央,加之鱼冻中有鲜红辣椒、青翠葱花点缀,愈加的生动可爱了。

水晶鱼冻端上桌后,用筷子轻轻戳下,劲道而有弹性。鱼冻夹在筷子上,亮晃晃,滑溜溜的,Q性十足。把鱼冻放在嘴唇边,嘟起嘴巴来轻轻一吸,鱼冻便吸入到了嘴里,轻轻一抿,鱼冻瞬间便融化开来,浓稠的鱼汁充斥于唇齿间,稍微品味,顿时齿颊留香,香辣俱全。慢慢咽下,顺滑无比,任其滑下喉去,美妙难言。鱼冻虽然是冰冷的,但进入口腔后,就能瞬间转换成温和的汤汁,在肠胃中游走,鲜香无比,给食客带来味觉上的享受。而包裹的鱼肉则更加紧实,只要用手中的筷子轻轻拨动,这块鱼肉便能脱骨而出,美味自不可言表。

留将一面与梅花

文/耿艳菊

清代诗人何钱有一首诗《普和看梅云》:“酒沽林外野人家,霁日当檐独树斜。小几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。”素朴有野趣,没有什么大意象,山野人家,寻常人,寻常事。天晴风定,一方小桌,几张小几,几个好友,闲谈小酌。知己二三足已,另一个位置要给那一树淡然超逸的梅花,而境界也因此清美雅致,诗情画意也因此不落俗套。

除此,我还读出另一番味道。人在尘世里,除了要生存以外,还有活着的方式很重要。梅花站在那里,安静得天荒地老,不会高谈阔论,不会把盏言欢,可我们总不由自主地打心眼里喜欢她,看着她在冬天的山寒水瘦里凌寒绽放,内心清淡干净。

吃饱穿暖是最基本的立足于世,这个基本需要往往爱膨胀,以至于物质欲求越滚越大,烦不胜烦。一味物质,很容易陷入焦躁,患得患失。而人本能上都有向美、向好的愿望,生活除了生存,还有活,活着的乐趣。

林清玄说,当我们回到生活的原点,还原到朴素之地的生活,无非是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无非是“薄薄酒,胜茶汤,粗粗衣,胜无裳”,或者是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,或者是“小楼昨夜听春雨”。扑流萤,薄酒粗衣,短笛信口吹,小楼听春雨,留将一面与梅花,这些都是生存之上活着的美好与趣味。

很多人都喜欢看丰子恺的漫画,还有老树画画,都是生活中的平常风景,却又不同于俗世里惯常以物质欲念为先决的生存状态,让人看到一些令内心敞亮的有情,有味,有趣。那是一个句子中破折号后面的那部分,一朵花在空气中散发芳香的秘密。

丰子恺在雕版画集《画中有诗》自序中一开头就说,余读古人诗,常觉其中佳句,似为现代人生写照,或竟为我代言。盖诗言情,人情千古不变,故好诗千古常新。

自古以来,朝代更迭,光阴流转,生活习性不同,而活着的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。丰子恺画过一幅名为《小几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》的漫画:山里人家,修竹映着茅草屋,一女子端着菜从屋子那边来,三个穿长衫的男子围坐在石桌边,闲聊小酌,神情悠闲。石桌有一边空着,不多远,有一株梅花开得正好。诗情无限,画意不尽。

这幅漫画的款识为“戊子新年试笔”,戊子是1948年,正是战火纷飞的时代。丰子恺的缘缘堂毁于战火,居无定所,暂居于杭州东山。在这样的境况下,作出的此画。俞平伯对丰子恺的评价是:“一片片的落英,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。”他给予人的从来都不是负面的苦难,而是打开人心苦闷的亮光,希望和芳香。

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。”“世人但有殊癖,终身不易,便是名士。”这个“癖”也是活着的那份趣味。不过,功成名就与人活着的乐趣来说,并不是最必须的,而是在世俗的路途中留一份“梅花”的空白,才能看淡争争攘攘的现实,才能超越眼前的烦恼,与生活深情相拥。生存是一件琐碎悠长的事情,活出趣味来,去抵抗一世多艰。

常遛弯的胡同有一间裁缝铺,很多年头了。裁缝铺的门口摆着很多绿植,郁郁葱葱的,即使是冬日里,也不觉得冷清寂寞。门口还有一个木桩,木桩上写着老舍的一句话: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。看得人心里又暖又亮。裁缝铺的主人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,总是在窗户前忙碌着,但因了门外的绿意和木桩上的话,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懂得生活而内心丰富的人,不禁油然而生敬意。

旧物·雕花床

文/章桂云

家乡的木雕很是有些名气。

小时候,我和姐姐睡的就是雕花大床。并不是很老式的那种,老式的雕花床在外婆家乡的老房子里,繁复华丽的图案,顶沿的图案上描着沉沉的金漆。左右两侧雕刻的大多是一些状元及第衣锦还乡之类欢喜场面。雕花大床特别结实特别宽敞,母亲有时回乡看外婆和我,三人同睡也丝毫未曾感觉拥挤。我睡床里北,母亲和外婆睡在床外沿。床里北是外婆家乡的一句土话,就是床里面的意思。夜半朦胧间,偶尔会听到母亲和外婆一言一语地轻声说着话,翻个身继续沉沉睡去,特别踏实和安心的日子。

在家里和姐姐睡的雕花床和外婆老家旧式的那种,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清减了床前左右两侧的那两面雕花,采光较好。摒弃了很多往日的审美观念,图案也较为简洁雅致。床里侧围栏间隔着一块一块小小的屏风,上面雕有大朵大朵盛开的菊花,清瘦枝桠上含苞的梅花,细长叶子静默绽放的兰花,还有神色温驯的梅花鹿……睡不着或和姐姐赌气的时候,喜欢把手指放到兰花狭长的叶子上,一遍遍来回摩挲。还有那种双开门的衣服柜子,暗红色的柜门上雕琢着一些纠缠的枝叶和停留的鸟儿,一凿一钻也同样清远深美且栩栩如生。那里放置着我和姐姐很多件绣花白衬衫和漂亮的碎花棉布衣裙。

后来,那些雕花大床和柜子都不见了。他们有的直接被转移去了四楼的小阁楼,有的陆陆续续给了家里乡下的亲戚。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木雕。木雕的花纹太过繁复精细,灰尘粘附在上面又很难清理。无论你用小掸子掸,还是用湿软布擦都无法彻底清理干净。一次次遗留的尘灰会在那些凹凸的缝隙里越积越多。

到这里突然感觉到了些什么……那些永远无法清除的陈旧灰尘的味道,正是老时光馈赠给我们的礼物。一些无声的沉静的永远无法抹去的岁月尘埃。只是,他们都已经不见了。

乡村年集

文/梁永刚

在乡间,当彻骨的严寒撞破腊月的大门,年味儿就如同一壶发酵的老酒越来越浓。如果说乡村腊月是一轴五彩斑斓、淳朴厚重的民俗画卷,那么红火热闹的年集就是一幅最具风土人情的水墨丹青,氤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散发着迷人的生活芬芳。

乡谚说:吃了腊八饭,就把年货办。一过腊八,乡村的年集就开始热闹起来,赶年集办年货成为农人们的头等大事。天不亮主妇们就起床了,匆忙吃完饭喂好猪,把平时压箱底的衣服给孩子们穿上,只等着和村人们一起去赶年集。通往年集的乡村土路上,一大清早就人头攒动、喧闹不已,老的少的,男的女的,三五成群,前呼后拥,裹成疙瘩拧成绳,往年集的方向进发。走着走着,不时有周边村子的人加入进来,赶年集的队伍逐渐庞大起来,熟人之间打着招呼,一张张质朴的脸上洋溢着喜庆祥和。

一进入集市,满街里人山人海,熙熙攘攘,一街两巷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年货,有果菜禽蛋五谷杂粮,有衣服鞋帽日用百货,还有五颜六色的年画和春联,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讨价还价的喧闹声不绝于耳。大姑娘、小媳妇图的是实用,围着卖布匹、服装、鞋袜的摊位,摸摸这个,掂掂那个,挤得里三层外三层,心里盘算着给家人买一些过年的衣帽鞋袜。男人们则在肉架子旁转悠,目光始终停留在白花花的猪肉上,即使囊中再羞涩也要割几斤肉让一家老小解解馋。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,从集头挤到集尾,一路上寻找着期盼已久的东西。

临近中午时,年集达到了鼎盛的高潮。由于赶年集的人多,集面上搭起了一棚挨一棚的小吃摊点,择菜剥葱,盘面剁馅,卖饭的人忙得不亦乐乎。炸油条的守着一口油锅,用两根长得有些夸张的筷子将油条捞出来,在案板上整齐地码成垛,大老远香味就直往鼻孔里扑。炕烧饼的人站在炉子旁娴熟地擀着面,一根小擀杖在手中飞舞着,时不时敲打几下案板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煎水煎包的平底锅滋滋冒着热气,焦黄的包子出锅后,用木铲装入一个个小盘里,看上一眼就让人馋得直流口水。卖胡辣汤的商贩用木勺子舀了一勺汤,故意高高扬起,然后轻轻呈细流往下倒,一边倒一边嘴里大声吆喝着:“刚出锅的胡辣汤,好喝哩很!”卖羊肉冲汤的商贩无须叫喊,身边的汤锅里咕嘟嘟冒着喷香的热气,围着白围裙的商贩端坐在案板前,将七八成熟的羊肉切得薄薄的,不多时案板上的羊肉片便堆积如山。听到有人喊“来一碗冲汤”,商贩拖长了声音随口应着“来了”,随即捏了一撮羊肉片丢进碗里,抓起大勺子,伸入咕嘟嘟冒着热气的汤锅里,舀了两勺滚烫的高汤冲进碗里,然后用笊篱罩住碗口,将碗中的汤水倒掉,伸手从筐子里抓一大把葱花香菜放入碗中,再从汤锅里舀些汤水冲到碗里,一碗香气扑鼻的羊肉冲汤便做好了。

太阳偏西了,鸟雀归巢了,暮色淹没了绵延不断的人影,夕阳的余晖里,喧闹了一天的年集也拉下了帷幕。此时通往村外的大路小路上,人头攒动,驴踢马跳,尘土飞扬,肩扛的,手提的,拉车的,几乎没有空手而归的,个个喜笑颜开,满载而归。

故乡的年集是一幅喜庆红火的年画,涌动着热烈,传承着民俗,流淌着亲情;故乡的年集是庄稼人的嘉年华,以其古老的韵味和独有的魅力,把方圆十几里的父老乡亲聚拢在一起,让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人们得以尽情享受腊月的狂欢。如今,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,大小超市在乡村遍地开花,年集物资交易的功能日渐萎缩,当年万人空巷赶年集的壮观场景更是一去不复返,那些年腊月里溢满乡情乡味的年集,最终尘封在了遥远的乡村记忆里。

用一碗粉肉蒸土豆温暖寒冬

文/赵玉明

请不要嘲笑我平庸的味觉,在众多的美味佳肴中,我对土豆情有独钟,百吃不厌。

关于土豆的一生,这注定是一条年复一年的经典线路。春天,地窖里的土豆种,被农人按照苞芽的走向,切成无数块小土豆栽种。发芽、抽条、开花,直到秋天,曾经碧绿的叶洁白的花,凋零成一蓬枯草,土豆成熟了。被埋在土里的土豆,安静了几个月,终于被人想起。

挖土豆是技术活。稻谷入仓,一场秋雨后,地里墒情良好,挖土豆吧。挖土豆的工具很特别,是4根直立的铁齿锹,齿间距离3-4寸不等,一锹下去,滚圆的土豆在齿缝间才不易被挖破。有经验的农人,双手握着铁齿锹,顺着藤向下插进泥土,不必太用力,用脚轻轻一踩,就能感知是否伤到躲藏在泥土里的土豆。一根藤会结出一串土豆,一锹一锹挖下去,整串挖起来,提在手中,你不禁感叹,生命如此神奇,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土地里,土豆生长着土豆。

土豆,作为世界五大粮食农作物之一,曾经是人类的主食。而现在,餐桌的江湖,土豆沦为配角,有时甚至是替补。家里来了客人,鸡鸭鱼肉一应俱全,八大盘还少一盘。炒个土豆吧,醋溜土豆,如果手艺精妙,酸辣适当,脆爽可口,也不啻是大鱼大肉后的开胃小菜,颇受客人们青睐。

家常菜肴里,土豆的吃法千变万化,可成丝、可成片、可成丁、可成块,油炒、凉拌、红烧等等。穷尽无数花样后,来一次深加工,把削了皮的土豆蒸熟,和着面粉,包肉丸子,或擀成皮包饺子。煮熟,咬一口,土豆皮筋道有弹性有嚼劲,里面包着的肉馅的油汁流出,香气四溢,吃起来也是会上瘾的。

众多的做法中,隆冬时节,粉肉蒸土豆才是我的心头最爱。母亲做粉肉蒸土豆,买肉比较讲究,要买肥瘦各半的新鲜五花肉,切片,酱油、料酒等调料搅拌匀称,肉片放在调料里浸泡。土豆去皮切丁,也用调料腌好。之后,把肉片和土豆分别裹上碾碎的拌有八角、桂皮等香料的特制米粉。装碗时,先把土豆装在碗底,再将五花肉密密地排在土豆之上,放进笼屉里隔水蒸。1小时,熄了灶火,揭开锅盖,一阵浓郁的肉香和着土豆的味道,在厨房弥漫。我们几个孩子守在厨房里,每人拿着一双筷子,齐齐伸向案板上的大瓷碗,先吃碗面上的粉蒸肉,右手夹起一块,左手小心地托着,迫不及待地放进嘴边,咬上一口,被烫得不停地吐舌头。

冬天,南方的城市虽然无雪,但窗外寒风呼呼地吹,而锅里沸水“噗噗”地响,厨房里蒸汽弥漫,香味缭绕。我站在燃气灶边透过玻璃锅盖,看着碗里的粉蒸肉颜色不断加深,想着被垫在碗底的土豆,一定渗透了粉蒸肉的油汁,吞了一下嘴里无法抑制的口水,心里早已欢呼雀跃。不得不承认,在这样寒冷的冬日,在我的味觉世界里,一碗刚出锅的粉肉蒸土豆,是此刻的绝对美食,没有之一啊!

四季轮回中,尘世烟火里,粉肉蒸土豆,这样一碗廉价又普通的食物,吃了一年又一年。朴实而醇厚的鲜香,穿越数十年光阴,来到寒冬的餐桌,把在繁杂琐碎的生活中磨砺得疲乏而困顿的身心温暖了一遍又一遍,安慰了一次又一次。

批准机关 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发行范围 本区 印数 5000 地址 郑州市上街区新建东街16号(自来水公司四楼) 郑州市柯美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(0371)64605845